

◆风物长情

那年，我在安庆大哭一回

叶静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迫于生计，时常去安庆进货。我是母亲的小尾巴，每每母亲出门，都死死拽着她的衣角，哭闹着求她带上我。母亲说，出门太苦，你一个小丫子家哪受得了？可我不信，执拗地认为，能出远门是件稀罕的事儿，能坐上大轮船便是天大的美事。

母亲终于拗不过我，带我去去了安庆，那年我六岁。

村庄还在沉睡，眼前似笼着一片浓稠的大雾，我什么也看不清，被母亲拖着往前走。路上，没有一点光亮，也没有一个人影。不知谁家的狗醒了，像是有气似的，朝我们狂吠，吓得我直往母亲身边贴着。

去码头，得穿过一条长长的芦苇荡。江风很大，芦苇在墨色中疯狂地扭动着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，我疑心有无数个青面獠牙的恶鬼会忽地跳出来，手心和后背都渗出汗水来，可我一声都不敢吭，紧闭住嘴唇，连呼吸声都生生给憋了回去，我害怕那些鬼给吵醒了，把我抓走。

母亲走得紧，我都有些跟不上了，可我不敢停下，也不敢回头，只一个劲地随母亲往前冲。母亲的手心也湿了。

天光渐亮，去安庆的轮船来了，码头上的人，各自整理行装，忙着往船上挤。我很兴奋，终于可以坐上大轮船！上船后，我同母亲挤在狭小的船舱里。船舱有些憋闷，发出难闻的气味，里面躺着几张锈迹斑斑的铁制高低床，睡上去有些硌人。可我还是按捺不住好奇与激动，一会儿爬上去，一会儿又爬下来。

船终于开了，轰隆的马达声，震得我有些耳鸣。透过船舱的圆孔玻璃窗，我瞧见江水滚滚而去，浪花撞击着船身，旋即化作泡沫飞溅开来。那一刻，内心被一种力量托举着，举得老高，老高。

母亲蜷缩在小床上，脸色苍白。过了一会，竟哇哇地吐起来。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便学着母亲从前照顾我的样子，轻抚着她的后背。母亲吐了几回，最后啥也吐不出了，精神方渐渐缓了过来。

我搂着母亲的脖子，挨着她，紧紧地。我模模糊糊地睡去，又醒来，而后又模模糊糊地睡去。脑子里一直在想，安庆一定很大很大吧？马路一定很宽很宽吧？定是比我们村最宽的马路要宽得多吧？到了安庆，我要把电视上看过的好吃的都吃个遍。

傍晚时分，终于到了！一下船，眼里全是人，如潮水般拥挤的人流，匆匆忙忙，低着头赶路。马路太宽了！比我想象中还要宽。小汽车在路上奔驰，卷起一地落叶。马路两边立着许多高高的洋楼。这些

洋楼，比我们村二毛家的两层洋楼还气派哩。耳边全是软糯的带着黄梅腔的口音，听得我耳膜都软了。我有些恍惚，被母亲拖拽着往前走。

母亲拽着我，直奔批发市场。她一家家地选货、比价格，一刻也不停歇。我饿了，看见路边的小吃，口水

直咽，可我忍着不去看。

母亲在选货的空档，终于买了两碗馄饨，我们一人一碗，母亲还给我加了个卤鸡蛋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馄饨，觉着比鸡汤还好喝。这让我在以后很长一段岁月里，都坚信馄饨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。

母亲在市场选好了货，便有搬运师傅靠拢来，问：“要不要搬运？”

母亲摇了摇头说：“不用！”

“这么多，很重的！你一个女的，还带着个小丫子，还是让我给你搬吧。我很快给你搞好，不用你操一毫毫（一点点）心！”

母亲仍然摇摇头，撸起袖子，自个儿一件件往码头搬。起先，母亲的动作还很麻利，剩最后几件时，母亲的脚步明显迟缓了许多，侧着身子，扭着腰前行，小腿有轻微的颤。我下意识地扶住母亲的腰，生怕她跌倒了。那时深秋，天已经很冷，母亲额头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落，似落在我心底的霜。

我搬不动货物，一点儿忙都帮不上，只有乖乖地待在母亲身旁，不给她添乱。我扯着母亲的衣角，紧跟着她，生怕走丢了。出门前，父亲曾一遍遍地叮嘱我，要拽着母亲的衣服，千万别松手！外面有许多老拐子，可不能和他们说话，小心被拐走了。我不住地点头。父亲的话，我记得很牢哩。

母亲在码头清点货物时，竟发现落了一件。她的脸色，霎那间由红变白。若弄丢了，这趟就是白跑了。她叮嘱我在码头守着这些货，一步也不要离开，她很快回来。我虽有些害怕，却不得不听。

码头很大，人很多。江面的船只来来往往，不时长啸一声，换作从前，我一定会飞奔过去，对着船只呐喊。而此刻，我只是忐忑地守在货物旁边，一步也不敢挪动。有人过来跟我说话，我也不理，我害怕，怕他把我拐走。浪花拍打着岸边的石头，我内心的恐惧随着浪花，四溅。

我呆坐在那儿，脖子朝母亲离去的方向拧着，身体已经麻木，可人群里，始终没有母亲的影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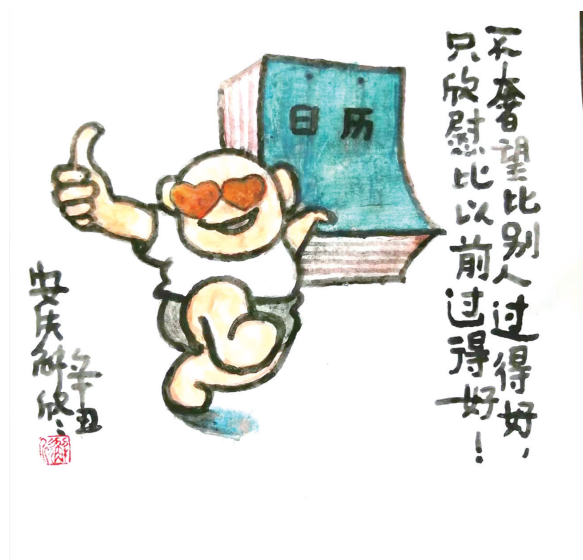
码头上，走了一批又一批坐船的人，喇叭声喊了许多遍，母亲还是没出现。我真的慌了，开始站起来，走几步又返回到货物旁边，再走几步，又返回来。来来回回，走了无数遍，可母亲还是没出现。

我开始疑心母亲已经上船了，只是我没瞧见，母亲一定是忘了我，对，她一定是忘了我。我甚至怀疑还有另一个码头，母亲一定是在另一个码头上船了。我的眼泪出来了，我开始哭泣。我不能再等了，我要去找母亲。

我全然忘了母亲的叮嘱，那些货物，于我，已经不重要了，我要去找母亲，我要回家！我一边哭泣，一边顺着记忆往街上走。起先，我只是小声地啜泣，而后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泪水和鼻涕都涌了出来，糊了一脸。脚上的鞋子，不知何时，走丢了一只。头发也散了，凌乱地垂在脸上。

街上的人开始和我说话，问我怎么了，此刻，我全然忘了父亲的嘱托，哭着告诉他们，我走丢了，我找不到妈妈了。他们又问我家在哪里，父母叫什么名字。我一口气把我知道的都哭着说了出来。他们用同情的目光和语言，抚慰着我。在我哭到不能自已时，忽而听到母亲的声音。她在焦灼地唤我的小名。我转身瞧见母亲脸色惨白地朝我奔来。

我光着一只脚，哭嚎着朝母亲奔去……



漫画 解欣欣 作

◆逝者追忆

你在墙上

白海燕

今年大年初三下午，我奉公公之命，去老房子取那个大钢精锅。那只锅是从前烧炭炉用的，搬进新居，派不上用场，就留在那边。现在公公又要请它“出山”，因为他们去年翻盖了老屋，不少废木料堆积着，于是买回了一个炉子，准备每天劈点木料当柴，烧水烧饭，也是一份节省。

我把那只半新的锅带回家，他接过去，打量了一番，然后像他一贯那样，两只眼睛眯着，直点头。

公公今年76岁，一直生活在小镇上，是个老裁缝，也卖过服装，但老了歇不住，又捡起老本行，用一台旧缝纫机为人缝缝补补。去找他的都是老人们，换个拉链，做个裤衩什么的，一坐就是半天，都是老熟人了，等活计，也混个时间，反正老了没事干。其实，他也被大家需要着，只要几天不在家，准有活计堆积着，等他做。所以，不管儿女们怎么劝，他都丢不开他的缝纫机，就像农民丢不掉他的一亩田、几块地。

他的缝纫机也给我们带来不少便利。比如新毛巾嫌太长了，下次他来，让拿回去改短，经常是一改就是一抱毛巾。还比如被套拉链坏了，哪件衣服又绽线了，肯定都留着给他解决。有回我得了一段布，大胆让他给做条裙子，给了样裙。以后我每穿那条青花瓷的裙子，被他看见了，他都很得意。这是唯一一次他的手艺在我这个媳妇这里得到的肯定吧，毕竟这是个大件，其他都是些小玩意。

他每次来回，一个大竹篮子常不空着——来时装的是菜，小镇的菜便宜又新鲜，荤的素的，总压得满满的；回时，很可能就是我们劳烦他的活计。下一回来，又是菜，又是拾弄好的东西。就这么着，在小镇与县城之间，一个老父亲常跑来跑去。

他有信心跑到八九十岁，七十好几了，腰板还直，头发一染，看上去不像他那个年龄的人。吃起饭来，胃口特别好。你要是说他过得年轻，他会笑咪咪地多吃一碗饭，更要证明自己，只有在这样的事上，他爱逞强，那样子简直像个孩子。其实，这个老孩子一生好脾气，待人和善，人说相由心生，他一笑，还真有佛爷的相。婆婆强势，他从来都让着，家里家外，上上下下，没有不觉得和他相处舒服的——如果，人也像质地不同的布料，那他就是棉了。

我们也从没怀疑过这块棉的使用寿命，但是上帝有自己的安排，很快带走了他。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时，他还说：我像个病人吗？没事的，过几天就回去了。我们都认为，吃得嘛嘛香的他，很快就能度过小劫，像每次一样。那么好的人，菩萨也会护佑呀。

可是，拎篮子送菜的那个人，埋头缝补的那个人，一开口就笑的那个人，这一回到底说话没能算话，走了。丢下才翻盖的房子，丢下一大堆没来得及烧的木料，丢下活计，丢下他舍不得丢下的一切，走了！

那天吃饭，汤里缺了点葱。我又想起了公公，他的菜篮子里，从不缺一把葱。

